

南京小吃

說到南京小吃，就不能不提南京人引以自豪的「秦淮八絕」：齊芳閣的麻油乾絲和雞絲澆麵、鴨油酥燒餅、什錦菜包；魁光閣的五香豆和五香蛋；永和園的黃橋燒餅和開洋乾絲；蔣有記的牛肉湯和牛肉鍋貼；六鳳居的豆腐腦（南京話「都不老」）和蔥油餅；蓮湖糕團店的桂花夾心小元宵和五色小糕；瞻園麵館的熏魚銀絲麵和薄皮包餃。「八絕」不是「八樣」，這個由權威部門「欽定」的「八絕」，已經包括了十六樣南京小吃。

其實細細追究起來，這些南京小吃很多都不屬於南京——起碼是不專屬於南京：麻油乾絲、開洋乾絲、什錦菜包來自揚州，黃橋燒餅則原產泰興，至於小元宵和糕、豆腐腦和蔥油餅，許多地方都有，很難講就是「南京小吃」。

南京附近的湖墅，盛產一種個小肉緊且肥瘦適中的湖墅鴨，南京人喜食鴨子，南京板鴨鹽水鴨聲名遠揚，與湖墅鴨脫不了干系，由鴨而連帶產生的鴨油酥燒餅和不知何時興起的鴨血粉絲湯，大概才是真正的南京小吃。南京郊區回民眾多，所以南京清真館子也多，像上面提到的永和園、蔣有記，都是有名的清真老店。回民只

吃牛肉，在製作牛肉食品方面自有拿手之處——這樣說起來，牛肉湯和牛肉鍋貼，似乎也都能稱得上是「南京小吃」。

其實一個地方的小吃，不見得非要是本地「土產」，如果外地小吃，經過本地加工，形成當地特色，自然也可以成為一地的小吃。名列「秦淮八絕」中的許多小吃，就是這樣「兼容並包」地成了「南京小吃」。

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，漢口路大南園門口有家小吃店，餛飩特別有名。許多人早上起來不想在食堂吃飯，就去北園上課前，到店裏來碗鮮肉餛飩，每當到窗口領取熱騰騰餛飩的時候，服務員總會問一句：「阿要辣油啊？」（南京話：要不要辣油？）如果說「要」，她就會給你碗裏加勺辣油，吃得你渾身舒坦，額頭冒汗。

直到現在，南大門口的這碗餛飩，才是我心目中南京的「南京小吃」。

過眼錄

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

魚的痛

南宋洪邁《夷堅乙志》卷第十二《龍泉張氏子》記，處州（今浙江麗水）龍泉縣，張氏有個十五歲的兒子。某天，他提着一籃子鮮魚，到溪邊去剖，不小心就被刀誤傷了手指，痛得厲害，他突然想：我傷了一個手指就這麼疼，而這些活魚，還要被刮掉鱗，剔出腮，剖開肚，切斷尾，可以想像牠們有多麼疼呀，只不過牠們不會說話罷了。想到這裏，他就將那些魚全部倒入溪水中，然後，跑進深山，找了個石洞住了下來。

老張一家很奇怪，都以為小張掉水中淹死了。第二年的寒食節，鄉裏遊山的人才看見小張，他身體枯如乾肉，鄉人急忙喊他父母來，父母勸，他也不肯回家。十年後，小張父母又去看望，發現小張的身體和常人沒什麼兩樣，且氣色非常好，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。至今，小張已經在山中住了二十多年。

魚會疼痛嗎？莊子與惠施那場關於魚快樂還是不快樂的對話中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：魚可能知道疼，也可能不知道疼，疼是人的感覺，遷移到魚，我們不是魚，所以只能猜測。

延伸開去，小張疼魚，是出於一種本能的同情心，褒而言之，那就是善良。國學家傅佩榮先生如此解釋善：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。如此說來，善基本用於人與人之間，而人與動物之間的善，都只是善的一種遷移。但人類畢竟有眼光，人類同情動物，是因為和動物在同一個現場。

有不少動物，牠們看見人類的屠刀也會兩眼淚汪汪，或者嗷嗷狂叫，這裏面應該找得到一種平衡的方法，君子遠庖廚，不是讓你不要去廚房幹活，而是要憐憫動物們臨死前發出的悲鳴。

小張在深山中，自食其力，勞動和思考相結合，再加上空氣新鮮，負氧離子充足，氣色紅潤，那是大自然的賜予，沒什麼稀奇。

筆記新說

陸布衣

1164334351@qq.com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是不是松茸

每個人在追溯身世之時，都有一個跟「名門望族」沾邊的願望，這當然無可厚非，連食物都是如此，又何況有血有肉的凡胎。不信仔細想想，我們有多久沒好好跟「蘑菇」打過照面了？市場裏、餐桌上，但凡想提升段位的，一定對蘑菇諳莫如深，取而代之的是松露和松茸。不管有多大關聯，使出吃奶的力氣也要「碰瓷」，畢竟，這一碰，就是身價翻倍。

拿這幾年堪稱人氣王的「姬松茸」舉例，像模像樣的包裝和大同小異的外表，一不留神真的以為自己夠幸運，花低價把珍稀食材請回了家。可讓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姬松茸和松茸，遠不止一字之差，兩者之間說毫無關聯也不為過。就像古時候皇后娘娘隔着十萬八千里的遠親，如果真到宮中「尋根」，難道還要請進去不成？

它們之間唯一的關聯，就是菌。而在菌類的世界裏，松茸無疑是高處不勝寒的霸主，在這一點上，中國人有絕對的先天優勢，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產量的松茸都在中國，以雲南為主。因為對生長環境要求苛刻，生長速度慢、採摘期短，且至今無法人工栽培，所以價格昂貴。另外一個將松茸「妙手回春」的國家是日本，在高級日料中頻頻出場的它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從中國進口，對專程趕去膜拜的中國食客而言，也心甘情願地繳了「智商稅」。說回姬松茸，它原產自巴西，可以人工栽培，對生長環境也要求不高，市場價一般是松茸的三分之一。從口感上說，姬松茸沒有松茸的獨特清香，但也有自己引以為傲的杏仁香和脆嫩嚼勁，在菌類裏仍屬上品。只不過入境之後不幸中招，被商人們的歪腦筋瞄準，從「巴西蘑菇」變成了不倫不類的姬松茸，此後都像影子一般生活，也是命運開的玩笑了。

食色

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火車情懷

自小喜歡火車，愈舊的火車愈喜歡，以前去旅行，一旦知道當地有火車博物館，必定一遊。近年終於明白情意結的由來，因為火車承載的是厚重的歷史，坐在舊火車上，就彷彿穿越了時光隧道。

位於大埔的鐵路博物館是筆者常到之處，它是在舊大埔墟火車站原址上改建，大樓建於一九一三年，是一座風格獨特的金字頂中國傳統建築，這裏曾經是九廣鐵路的其中一站，是往返廣州、香港的必經之路。由於九鐵在一九八〇年代將火車電氣化，新的大埔墟火車站在一九八三年開始啟用，舊大埔墟火車站同年關閉，一九八四年被列為法定古蹟。

以往乘客回內地探親時，必定帶了大包小包的貨，回程時帶上的是大包小包的土特產。從蒸汽火車到柴油火車，再到電動火車，以至現時的高鐵，不同的火車，見證的是科技的進步，時代的變遷。

筆者曾看過一些紀錄片，知道幾十年的火車，即使同一列車，有些車卡是運豬牛等牲畜，有些則載人。由於沒有空調，車窗必定大開，許多小販就在旁邊叫賣，透過車窗一手交食物、一手交錢。

近日看新聞，得知有近百年歷史的313號蒸汽火車卡，已成功從長沙灣船廠，運送到大埔鐵路博物館。該車卡於一九二一年投入服務，屬三等車卡，有

潮汕人的「老爺文化」

外界對潮汕人的深刻印象不外乎幾種：喜歡吃美食，喜歡喝功夫茶以及喜歡「拜老爺」。

「老爺」是潮汕人對諸神的統稱。有人說，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，拜神最多的當屬潮汕人，在這裏，總有拜不完的「老爺」。這個說法或許略顯誇張，但似乎也不無道理。

在潮汕，不同時節有不同「老爺」要拜，涉及神仙範圍之廣、數量之多，超乎外人想像。每月初一、十五要拜，各路神明的生日要拜，家中有求或諸事不順也要拜。平時省吃儉用的潮汕人，一到祭祖拜神，就全家出動，讓人不由得感動。特別是正月裏，事關家宅一年興衰的「拜老爺」，更是潮汕人的頭等

大事，從年三十到正月十五，幾乎每隔兩三天就要拜一次，場景堪稱盛大。

很多人詬病潮汕人的迷信，覺得他們為拜而拜，可能拜完都不清楚是什麼神明。但其實，他們心中的「老爺」，大多是歷朝歷代對百姓作出貢獻的能人志士。潮汕人的信仰，更多是一種緬懷感恩，一種對世間美好的嚮往。

臨海而居、討海為生的潮汕人對媽祖的崇拜源遠流長，大致興起於宋元時代。媽祖倡導的「立德、行善、大愛」精神，深深銘刻在每一位潮汕人心中。在這裏，媽祖文化十分興盛，媽祖廟成了各地「標配」，它既是漁民出海之前祈求平安的地方，也是當年潮汕海外華僑離鄉背井、遠渡重洋的拜別之地。

《八百》的彼岸

淞滬會戰的四行倉庫保衛戰，有人問起守軍謝晉元中校，守衛倉庫到底有多少人？謝中校為了增強聲勢，就說有八百人，成為了後來俗稱的「八百壯士」。當時的守軍實際只有四百餘人，可是每人都付出雙倍力量，堅守國土，抵抗外敵，同時希望提升國人的鬥志。正如近期的電影《八百》，既有忠於史實的故事框架，亦有藝術加工的創作成分，互相融合，成為一齣激勵人心的佳作。

四行倉庫的地理位置令它成為守軍的重要據點，也提供了戲劇矛盾的有力支點。它在蘇州河岸，面對着當時的公共租界，就好像形成天堂與地獄的差別

。公共租界的平民其時仍然生活在醉生夢死的環境；四行倉庫的守軍則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。守衛戰初期，表面上在天堂的平民隔岸觀火，不解守軍為何要負隅頑抗。然而，天堂與地獄其實只是一念之差，守軍明知處身險境，一方面既要遵守軍令，另一方面亦希望以一己之鬥志喚醒國人，實際反而擁有天使般的純淨之心。

導演管虎塑造了蘇州河兩岸不同的人心面貌，同時藉着場景建構一份超然的意象：到達彼岸。佛家所說的彼岸就是涅槃，通過修行而去一切煩惱的淨心境界。租界平民初期置身事外，其後受到守軍頑強鬥志感染，有人毅然渡河

近百年歷史；到一九八〇年代初，九廣鐵路全面電氣化，才正式退役。

這個車卡的命運頗為坎坷，曾被放在尖沙咀科學館公園展出，後因公園需興建歷史博物館，車卡被運到茶果嶺路邊風吹雨打近十年，數年前政府才出資修復。

踏進蒸汽車廂內，彷彿回到往昔時光，耳中聽到嘈吵人聲，鼻間燒煤的味道，目睹農田向後倒退。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代，往往要好幾年才回家鄉一趟。每一個離鄉別井的人，都有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。車廂充滿濃濃思鄉之情，承載的是滿滿的故事。

童眼觀世

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在汕頭市開埠區，建於清朝光緒年間的「老媽宮」便是遠近聞名的一座媽祖廟。據說昔日乘坐紅頭船遠渡重洋的潮汕人，出發前都會來到這裏祭拜媽祖，並用紅紙從香爐中包起一點香灰，帶上些許泥土，為的就是祈求一路平安，表達對故鄉的眷戀。

如今的「老媽宮」，依舊香火鼎盛，善男信女絡繹不絕。這些慕名而來的祈福者，除了天生愛「拜老爺」的潮汕當地人，還有不少返鄉拜祭、以還夙願的華僑華人。可以說，「老媽宮」留存的意義早已超越宗教信仰，而成了千萬潮人尋根問祖、寄託鄉愁之情感紐帶。

十八彎

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

提供援助。守軍並非固執不通，最終亦願意渡河撤離倉庫，尋找生存的空間。一條蘇州河，成為了不同人等追尋到達彼岸的分界線。

《八百》除了像真的戰鬥場面，亦有惹人遐思的藝術調度。倉庫無端出來的白馬，像守軍被困的心靈形象化地呈現。面對日軍的侵襲，年輕兵士化身古代大將，希望殺出重圍，挽救蒼生。租界平民組成的戲班，以及守軍團附謝晉元揮舞的皮影戲，都能在殺戮場面之外作出藝術調色。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撒嬌·忽悠

一段視頻中，幾對夫妻同桌進餐，某妻子不停對丈夫親昵撒嬌，丈夫頗受落，呵護着妻子，對她有求必應。有不會撒嬌的妻子看在眼裏，便打算也學些撒嬌的本事，回到家裏就裝不舒服，要丈夫端茶倒水做飯，陪她上街買新衣，誰知，丈夫卻駕車將她帶到了醫院作檢查，懷疑她是否開始痴呆還是神經出了問題？

殊不知，撒嬌不是想學就學得會的，本性純樸的女性突然間嗲聲嗲氣，裝模作樣，效果往往適得其反。善於撒嬌的女人要不是吃準了對方喜愛自己有恃無恐，便是故作撒嬌狀想得到關注。對於家人，真真假假的撒嬌都可視為生活中的小情趣，沒什麼大不了。但有的女人對外人撒嬌，將撒嬌作為手段，要謀取些什麼

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見到一些職場中的女性，她們並非膚淺地撒嬌，而是以一種忽悠的方式達到目的。有內涵的男人當然不會輕易受人誘惑，卻也正因为自視過高，當感覺到有女性欣賞、尊敬甚至崇拜自己時，立即會產生自得心態放鬆警惕，願意聆聽對方要求，達成對方心願，甚至爽快掏腰包，並不懂忽悠帶着虛假，其實就是變相的撒嬌。

紅塵記事

慕秋

wus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二見報



不甘三流，自封一流，實屬下流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疫下換季衣服的清洗

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，大家對防疫知識相信都已有深刻的體會，要遏制病毒蔓延，需要大家合作，遵守政府訂下的防疫規定，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，希望疫情早日消逝。

疫情下雖然受到困擾，但從另一角度來看，也帶給我們一些新思維，改變了以往既定的做事方式，例如處理衣物的習慣。現時在防疫需要下，夏天衣物大部分在穿着後不要隨便收藏，應該較以往更重視清潔部分，首先可以檢視衣物，保留風衣和牛仔褲等，因為秋冬仍可穿著。其餘上班或外出經常多穿的衣服，可照正常洗滌方法，再另加洗衣服專用的消毒藥水，徹底清洗乾淨後

收藏。除了衣物，一些夏季常用的搭配用品，像淺色手袋、披肩、涼鞋等，都要一改以往的習慣，加強清潔後才好。

炎夏過去，隨之而來的秋冬季節，衣飾與夏天衣物完全不同。夏天衣物清洗容易，但冬天衣物穿後不能每次清洗，日常衣服像羊毛衫、外套，不宜經常用洗衣機洗滌。所以在選擇方面要留意衣物的質地，棉質服裝也是理想的冬天衣物，像有帽子的衛生日衣，既舒適又時尚，但要小心棉質衣服一般經水洗後都會縮小，建議可以買大一號。

外套方面，比較光滑像尼龍面的料子，一定

勝於絨毛製品，雖然款式方面多限於運動型，但因為尼龍料可以經常水洗，最適合在此防疫時期穿着。PRADA品牌就有雙面穿的尼龍外套、風衣及羽絨等出品，除了高端品牌，亦有一般的商品，因為價格差異大，實際用途可能較款式更重要，同時，清洗外套時要注意商品內裏的標示，不是所有衣物都可以乾洗，一些厚身外套不宜高溫，亦即表示不能乾洗，要用專業洗滌經人手處理，疫情下就不是那麼適合經常穿着了。

衣尚

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